

K27
4819
152(1)

中國方志叢書·第一五二號

據

清黃樂之平翰等修鄭珍纂
清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影印

貴州省

遵義府志



咸文出版社印行

10/60/75



1898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可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為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願頤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該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隸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館、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盡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非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繁重。

(9)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德義府志

欽定四庫全書
PDG

遵義府志序

今之府州志卽周官小史所掌邦國之志也後鄭稱如周志鄭書之屬者皆亡矣自班氏始著地理志而志特史中之一地理又志中之一耳江文通云作史莫難於志余謂志府州則尤難蓋史志取一朝掌故事具大指

序

卽稱完善府州志雖一地理而天文五行食貨職官藝文及紀表列傳靡不較史加詳則志也而全史矣分門別部上下數千年使相貫屬則志也且通史矣又史志取材者一朝之實錄起居注會典檔案紛羅於前僅待裁剪府州志則零搜碎採事事鉤稽

訪古或故老無聞撫今或譜狀難恃

潛光隱德歷久愈湮金石遺文在遠日晦甚卽六曹陳牘非滅裂於胥吏或灰蕩於水火文獻不足作者慨諸至志邊遠之府州則尤難之難者欲雅則古籍無徵欲贍則名流鮮及偶有割錄率是俗簿而一二賢牧守思

序

文澤吏治輒以無足論述置之置之既久則卽其時可言者亦且墜失無傳以故陋誼陋缺益缺此志之大較也遵義之有志創於前明孫太守敏政後平播僅十年書雖不及稽古而事詳現在簡核可觀今世無傳本僅有舊鈔前半弄在民間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遵義令陳君瑄奉
下各修府州縣志以備一統志採擇迫
於奏部三月纂成其書率盡鈔孫志
略爲增減明末

國初數十年紛紛兵燹爭據在當時能
考者概略不道今後人無自求詳實
深可惜此志之後至今日一百六十

賀序

三

年無紀載矣其舊聞之放失爲何如
耶道光戊戌冬山陰平太守翰始議
重加纂緝繼順德黃給事樂之來作
守因踵爲之前後閱三載書乃勒成
而是役實余門人鄭生珍屬稿莫孝
廉友芝佐焉鄭生嘗以採著顛末告
余曰議之始蓋茫然無刺手處畱心

一年乃始知有孫志陳志及各州縣
草志而蒐得之又一年乃悉發荒碑
仆碣及各家所遺舊記事狀知不可
復有得乃始具稿稿蓋數月間事耳
噫志邊遠府州之難有如是哉是志
也於黔中足謂雅贍耳矣昔竇德元
不能對帝邱之問到今談者陋之今

賀序

四

郡人有是書其可以不德元乎然而
余復有說凡一府數百里中風化之
盛衰民心之醇醜政教之得失美惡
一一皆本乎長吏如遵義者可不謂
貴州之大府也乎經我

國家

相承休養理極故其郡閭閻之殷賑物

力之豐阜風土人文之秀澤一切與
中州等富庶之國誠曰易治而自昔
沃土往往不材守令者承流宣化又
可漫無維繫也乎然則按疆域當思
何以撫綏稽戶口當思何以保聚詢
風俗當思何以補救奉祠廟當思何
以致祥農桑思何以勸課學校思何

賀序

五

以振興與夫城濞津梁及榷賦倉儲
諸大政思何以利民而盡職如是則
夙夜勤勤業業日求無負

聖天子委畀一方至慮庶此志非區區空
言乎余願與諸君子共勗之

嘗

道光二十有一年歲在辛丑仲秋月

撫黔使者善化賀長齡序



賀序

六

遵義府志序

使者奉

命視學黔陬按臨所至每畱心於各郡風土人情以與志書相考驗蓋將求副乎太史輪軒之採皇華諷度之勤非僅縱游觀供吟咏也辛丑春夏歲試上游各郡由安順邈迤遞及遵義驛

鍾序

路經過如黃葛瀑布之奇盤江鐵鑿之險龍場驛古懷白亭高凡屬名勝之區未嘗不攬轡徘徊心儀往昔但維黔地僻在荒服文獻鮮徵兩漢以來類皆蕪廢勿絕郡縣之置始自明初考通志至明嘉靖間始經督學劉公劄修其後中丞劉公江公先後

成之然皆散軼失傳

國朝以來一修於康熙三十一年再修於乾隆六年以次增詳始稱完善郡志則罕有修之者夫通志總括全省文務簡該郡志專紀一隅事宜詳盡凡省志所不及載賴郡志以補之然則郡志之宜亟修與省志等考遵義

鍾序

初隸古梁繼附警國後屬巴蜀我朝雍正五年割入黔疆北藩始壯幅員廣袤二千里田賦關稅半全黔况經列聖相承德威遠播士習民風蒸蒸日上誠有非舊志所及倘載者倘非隨時修葺信今傳後之謂何黃愛廬太守以給諫

擢守此邦振學興文美政畢舉獨念舊志
簡略慨然創修之會歲試甫畢出繕
本志稿見示自圖說星野建置疆域
以逮藝文雜記源流洞若門目燦然
至於表忠貞旌節孝著名宦紀秀髦
無德不彰有善必錄精鍊而無秕周
密而罔遺視舊志之粗具崖略爲不

鍾序

三

侔矣他日報政之資採風之獻卽謂
得力於是書也可道光辛丑嘉平

欽命提督貴州學政戶部員外郎兼翰林
院編修鍾裕撰



遵義府志序

史記漢高祖入關蕭何獨走丞相府
收圖籍以是知天下戶口阨塞識者
韙之謂其於爲政之道得其本而握
要以圖矣郡縣之有志亦猶是也遵
義自秦以來而國而縣而州郡迭有
更置至明始定爲一府四縣一州

李序

卷首

壹

國朝因之舊隸四川轄雍正五年改歸
黔省舊無志守土者每怒然念之如
瞽指星昧其分杪而不敢定權衡之
準也如聳議樂爽其音節而不能持
輕重之宜也茫然而無畔斲紛然而
無紀綱所謂按籍而稽循轍而往者
將安在耶前守平穉峰慨然有志綱

命來守

羅舊聞倡率同事爲創修之舉惜未
竟其事以去巳亥秋黃愛廬給諫奉
命來守是邦以淵深之學具經濟之才喜
舊尹之先得我心謂是書之不可不
急以成之也開招賢之館發金匱之
藏重刪定之權分校讐之任蓋幾經
殫精竭慮無間寒暑而始竣其事焉

李序

卷首

貳

乃抑然自下未敢自信郵書示予予
閱其書自圖說星野以至雜記敘錄
凡四十餘卷考据詳核事實簡明觀
乎天文而分野可數也盡乎地利而
疆域可稽也煥乎人文而學校可興
也建置則沿革釐然風俗則醇疵判
然物產則原隰淆然至於凜祭祀之

典禮籌倉儲之積貯總賦稅之輸將
筦兵戎之糧餉靡不綱舉目張條分
縷析後之任斯土者可以瞭然於目
了然於心權衡輕重之間有所本以
出政矣是書之益豈淺鮮哉愛廬夙
膺

簡在復登荐剡行將大展其所學以輔

李序

卷首

叁

聖天子昇平之化而其治郡也學道愛人
治具畢張是役也不沒人善不炫已
長蓋所見者大而不同於俗吏之爲
也因綴數語以序之時道光辛丑冬
月黔藩使者長沙李象鵬識



遵義府志序

余嘗泛覽天下省志其體製純駁不必盡同要皆馳騁上下事極原委獨雲貴兩通志鉤稽旣疏探撝復略每一卷未終撫書屢歎謂是文獻不足之地此力眾易求詳者且然他府州知益難爲力矣今年秋遵義郡守愛

李序

廬黃君示以新撰府志且屬序余受而讀之其一事一文必詳所自則合龍龕手鑑例蒐羅舊碣存目甄文則合輿地碑目例而地理水道事加詳考使貴州之郡縣山川自漢魏來皆有端緒溯古到今復爲年紀使貴州之唐以前事大半可以參求則隱

乎非僅一府書矣余乃歎前之所不足者非果不足亦視乎人之爲耳太守斯功於遵義哉以遵義號黔中名郡自創志於前明萬曆壬子人本朝僅一修於康熙乙丑嗣失修者百六十年而我

國家深仁大澤涵泳沾濡羣志

李序

二

帝力多歷年所則所以上揚

聖化下闡民風者不胥斯志乎賴哉抑余觀斯志於典禮於農桑風俗凡切於富教者不辭贅不嫌屑勤懇懇焉思深哉周官土訓掌道地圖誦訓掌道方志而官竝以訓名斯志也意無亦不徒彙掌故備討論而將諗來者以

柯範歎余竊幸掛名簡端故樂識數
言以質之太守其纂修端委各序已
詳余何贅

道光二十一年歲在辛丑季秋月
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河
間李鈞謹序

李序

三



遵義府志序

道光丁酉春山陰平樾峯承

簡命來守播州居以廉平庶務畢理念郡乘之闕而未備也爰有事焉知郡孝廉鄭生珍之博學多聞而屬以簡書之役復以都勻孝廉莫生友芝爲之佐而身爲裁定其當否事方草創而

周序

平君罷郡去繼之者爲順德黃君愛廬踵其緒而期底於成於是按之史冊以窮其源參之羣籍以著其辨驗之覩記以求其真繁不傷冗簡不涉遺以筆以削有典有則爲目三十有三爲卷四十有八凡三歷寒暑而書用成郡舊有前守孫君敏政之志書

軼不存前令陳君瑄嘗續修之亦簡

陋難訓蓋遵義自削平楊氏而以今

之郡縣治也迄茲二百四十餘年而

郡志始有定本焉自余監司黔中兩

按播州曾歷其境而周覽之矣登碧

雲之峯而睇眄膏壤墳腴綺交繡錯

杭稻黍稌家給而人足繭絲之利衣

周序

被蜀秦商賈之挾重貲而出其途者

踵趾相屬則澗水以西烏江以南無

此饒也行其野而戶誦家絃與機杼

之聲相雜盈耳者洋洋也何風之淳

歟停車桐梓之郊思先將軍抱匡復

之孤忠而遭逢顛沛以鬱鬱於此也

猶有能識其軼事者乎則慷慨歛獻

徘徊而不忍去北眺松坎西顧婁山
是黔蜀之吭昔日用武之地也追懷
李于田劉省吾之所力征而經營者
欲求其踪跡而父老莫能言其故則
承平久而人不知有草昧之艱也非
一日矣夫播州自五尺通道於秦而
遙置之吏亦第期以不侵不叛已耳

周序

三

固未嘗以文教治也然而百餘年間
已有舍人盛覽者流各以其德業聞
望自通於上國北方之學者無以過
之得非人之不爲地限者乎而地可
限耶嗣是中朝威德不能及遠播以
犬牙楚蜀之國常羈縻而度外置之
迨唐失其柄州之淪於楊氏者又數

百年意者山川清淑之氣蜿蜒磅礴
挺而爲奇偉魁梧貞廉忠孝之士屈
首於椎髻之君長匿其秀而湮沒不
彰者固已多歟不然何自魏晉以降
而可書若璣璞之倫者竟寥寥也能
無慨哉且凡物之否泰通塞無定形
也使今日之涉是邦者覽夫山川之

周序

四

雄秀物產之豐盈風俗之敦龐土之
蓄道德而能文章者蒸蒸輩出著名
稱於當時爾雅之風幾冠黔服有不
以播非人居之言疑子厚爲忘語耶
及取是編而上下其理亂興衰叛服
離合之故乃知坤輿蟠結之精靈固
已若滅若沒扼抑於千數百年之久